國朝宮史續編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八十三

書籍九

欽定二

文淵閣

四庫全書

臣等謹案乾隆壬辰歲

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館網羅天下遺書復裒輯永樂大典中散篇勒於善本挈其事實為提要臚其名數為總目約之為簡明目錄精之為

全書考證而薈要尤先慶覲成焉其權衡綱
領大而經訓史法細而博物攷名皆與世道
人心典章制度有所關繫莫不上稟
睿裁詳見節年所頒
諭旨謹依次恭錄以著
聖人稽舉之大端至全書浩博貯
文淵閣有年我
皇上敬念
聖製增多具闕

典訓爰
命續繕尊藏以次歸入空函排架仰見
心濂一中光昭四表誠穆然於文思文明之盛際焉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奉
諭旨朕惟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因
思策府縹緗載籍極博其鉅者羽翼經訓垂範方
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即在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細
及名物象數兼綜條貫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發
明可為游藝養心之一助是以御極之初即詔中

外搜訪遺書並令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徧
布黌宮嘉惠後學復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鑑輯
覽及三通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當戶誦家絃
者既已薈萃略備第念讀書固在得其要領而多
識前因往往以畜其德惟蒐羅益廣則研討愈精
如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兼收並錄極方
策之大觀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
全文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枚其來處今內載藏
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

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
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學政等
通飭所屬加意講訪除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
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
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倡詩文瑣屑無當者
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
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
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
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

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沉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並非勦說卮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刊祗係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並嚴飭所屬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但各省蒐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鑑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內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摺

奏聞候彙齊後令廷臣檢核有堪備閱者再開單
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庫七
畧益昭美備稱朕意焉
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奉
諭旨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内將永樂大典擇取
繕寫各自為書一節議請分派各館修書翰林等
官前往檢查恐責成不專徒致歲月久稽汗青無
日蓋此書移貯年深既多殘缺又原編體例係分
韻類次先已割裂全文首尾難期貫串特因當時

採摭甚博其中或有古書善本世不恒見今就各
門彙訂可以湊合成部者亦足廣名山石室之藏
著即派軍機大臣為總裁官仍於翰林等官内選
定員數責令及時專司查校將原書詳細檢閱並
將圖書集成互為校覈擇其未經採錄而實在流
傳已少尚可裒綴成編者先行摘開目錄奏聞候朕
裁定其應如何酌定規條即著派出之大臣詳悉
議奏至朱筠所奏每書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
敘於本書卷首之處若欲悉仿劉向校書序錄成

規未免過於繁冗但向閱內府所貯康熙年間舊
藏書籍多有摘敘簡明節畧附夾本書之內者於
檢查洵為有益應俟移取各省購書全到時即命
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指檃栝總敘厓畧粘開卷副
頁右方用便觀覽

十一日奉

諭旨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校覈永樂大典
一摺已降旨派軍機大臣為總裁揀選翰林等官
詳定條規酌量辦理茲檢閱原書卷首序文其言

採擷蒐羅頗稱浩博謂足逮四庫及攷之書中
別部區函編韻分字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窠
臼是以踳駮乖離於體例未能允協即如所用韻
次不依唐宋舊部惟以洪武正韻為斷已覺淩雜
不倫況經訓為羣籍根源乃因各韻轇轕於易先
列蒙卦於詩先列大東於周禮先列冬官且採用
各字不論易書詩禮春秋之序前後錯互甚至載
入六書篆隸真草字樣掇拾米芾趙孟頫字格描
頭畫角支離無謂至儒書之外闌入釋典道經於

古柱下史專掌藏書守先待後之義尤為埶枘不合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為綱領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是書既遺編淵海若準此以採擷所登用廣石渠金匱之藏較為有益著再添派王際華裘曰修為總裁官即令同遴簡分校各員悉心酌定條例將永樂大典詳悉校覈除本係現在通行及雖屬古書而詞義無關典要者不必再行採錄外其有實在流傳已少其書足資啟牖後學廣益多聞者即將書名摘出撮取著書大

旨敕列目錄進呈候朕裁定彙付剞劂其中有書無可採而其名未可盡滅者祇須注出簡明畧節以佐流傳考訂之用不必將全部付梓副朕裨補闕遺嘉惠士林至意再是書卷帙如此繁重而明代藏役僅閱六年今諸臣從事釐輯更係棄多取少自當剋期告竣不得任意稽延徒誚汗青無日仍將應定條例即行詳議具奏

三月二十八日奉

諭旨前經降旨令各該督撫等訪求遺書彙登冊府

近允廷臣所議以翰林院舊藏永樂大典詳加别擇校勘其世不經見之書多至三四百種將擇其醇備者付梓流傳餘亦錄存彙輯與各省所採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統按經史子集編定目錄命為四庫全書俾古今圖籍薈萃無遺永昭藝林盛軌乃各省奏到書單寥寥無幾且不過近人解經學詩文私集數種聊以塞白其實係唐宋以來名家著作或舊版僅存或副稾畧具卓然可傳者竟不概見當此文治光昭之日名山藏弆何可

使之隱而弗彰此必督撫等視為具文地方官亦
第奉行故事所謂上以實求而下以名應殊未體
朕殷殷諮訪之意且此事並非難辦尚爾率畧若
此其他尚可問乎況初次降旨時惟恐有司辦理
不善藉端擾累曾諭令凡民間所有藏書無論刻
本寫本皆官為借鈔仍將原本給還務之事理人
情並無阻礙何觀望不前一至於此必係督撫等
因遺編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違背忌諱字
面涉手干礙預存甯畧毋濫之見藏書家因而窺

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無謂也文人著書立說
各抒所長或傳聞異辭或紀載失實固所不免果
其畧有可觀原無不妨兼收並蓄即或字義觸礙
南北史之互相詆毀此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
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也朕辦事光明正大可以
共信於天下豈有下詔訪求遺籍顧於書中尋摘
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諭後仍似
從前疑畏不肯將所藏書名開報聽地方官購借
將來或別有破露違礙之書則是其人有意隱匿

收存其取戾轉不小矣且江浙諸大省著名藏書之家指不勝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過轉落人手聞之蘇湖間書賈書船皆能知其底裏更無難於物色督撫等果實力訪覓何慮終湮惟當嚴飭地方官勿假手吏胥藉名滋擾衆人自無不踴躍樂從即有收藏吝惜之人詭於借書一癡俗說此在朋友則然今明旨徵求借後仍還故物於彼毫無所損又豈可獨抱秘文不欲公之同好乎再各省聚書最富者原不盡在本地人之撰著祇論其書

有可採更不必計及非其地產則搜輯之途更寛

方不致多有遺逸著再傳諭各督撫等予以半年

之限即遵朕旨實力速為妥辦俟得有若干部即

陸續奏報不必先行檢閱若再似從前之因循搪

塞惟該督撫是問將此一併通諭中外知之

五月十七日奉

諭旨前經降旨博採遺編彙為四部全書用昭石渠

美備並以嘉惠藝林旋據浙江江南督撫及兩淮

鹽政等奏到購求呈送之書已不下四五千種並

有稱藏書家願將所有舊書呈獻者固屬踴躍奉
公尚未能深喻朕意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備恐
名山石室儲蓄尚多用是廣為蒐輯俾無遺佚冀
以闡疑補闕所有進到各省書並交總裁等同永
樂大典內現有各種詳加核勘分別刊鈔擇其中
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壽之梨棗以廣流
傳餘則選派謄錄彙繕成編陳之冊府其中有俚
淺訛謬者止存書名彙為總目以彰右文之盛此
採擇四庫全書本旨也今外省進到之書大小長

知參差不一既無當於編列縹緗而業已或刻或
鈔其原書又何必復留內府且伊等將珍藏善本
應詔彙交深爲可嘉若因此收藏不發轉使耽書
明理之人不得保其世守於理未爲公允朕豈肯
爲之所有各家進到之書俟校辦完竣日仍行給
還原獻之家但現在各省所進書籍已屬不少嗣
後自必陸續加多其如何分別標記俾還本人不
至淆混遺失之處著該總裁等妥議具奏仍將此
通諭知之

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奉

諭旨國家大文治修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蒐羅大備以充策府而裨藝林因降旨命各督撫加意採訪彙於上朝旋據各省陸續奏進而江浙兩省藏書家呈獻者種數尤多廷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詞臣分別校勘應刊應鈔以廣流傳其進百種以上者並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於親為評詠題識簡端復命將進到各書於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

面頁俟將來辦竣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其
已經題詠諸本並令書館先行錄副即將原書發
還俾收藏之人益增榮幸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
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兩淮之馬
裕四家為數至五六七百種皆其累世弆藏子孫
克守其業甚可嘉尚因思內府所有古今圖書集
成為書城鉅觀人間罕覯此等世守陳編之家宜
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貽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馬
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為好古之

勸又進書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堉蔣曾瑩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瑮及朝紳中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亦俱藏書舊家並著每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為世寶以示嘉獎以上應賞之書其外省各家著該督撫鹽政派員赴武英殿領回分給其在京各員即令其親赴武英殿祗領仍將此通諭知之

七月二十五日奉

諭旨四庫全書處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應

鈔及應存書名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
書原委撮舉大凡并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
覽了然較之崇文總目蒐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
如此辦理第此次各省搜訪書籍有多至百種以
上至六七百種者如浙江范懋柱等家其裒集收
藏深可嘉尚前已降旨分別頒賞古今圖書集成
及初印佩文韻府並擇其書尤雅者製詩親題卷
端俾其子孫世守以為稽古藏書者勸令進到之
書於纂輯後仍須發還本家而所撰總目若不載

明係何人所藏則閱者不能知其書所自來亦無以彰各家珍弆資益之善著通查各省進到之書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為藏書之家即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末在在百種以下者亦應將由某省督撫某人採訪所得附載於後其官板刊刻及各處陳設庫貯者俱載內府所藏使其眉目分明更為詳細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於種卷帙甚繁將來鈔刻成書繙閱已頗為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別刻簡明書目一

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嘉於海內之士考訂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遵照悉心妥辦並著通諭知之

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諭旨據四庫全書館總裁將所輯永樂大典散片各書進呈朕詳加披閱內宋劉跂學易集十二卷擬請刊刻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

文正軌前因題胡宿集見其有道院青詞教坊致語之類命删去刊行而鈔本仍存其舊今劉跂所作則因己身服藥交年瑣事用青詞致告尤為不經雖鈔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蓋青詞跡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諸儒所必不肯為即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若韓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託神靈游戲翰墨不過借以喻言並非實有其事偶一為之固屬無害又如時文為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

亦只可聽其另集專行不並登文集況青詞之尤乖典則者乎再所進書內有擬請鈔錄之王質雪山集內如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書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竟宜付之剞劂但其中亦有青詞一種並當一律從刪所有此二書著交該總裁等加重釐正分別消存用昭評隲之允至現在纂輯四庫全書部帙計盈數萬所採詩文既多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瑕錄瑜如宋穆修集有曹操帳記語多稱頌謬於是非大意

在所必删而全集或録存亦不必因此以廢彼惟
當於提要内闡明其故使去取之義曉然諸凡相
類者均可照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慎決擇使
羣言悉歸正雅副朕鑑古斥邪之意

四十一年七月初三日

諭旨昨四庫館呈進裒集永樂大典散片内有麟臺
故事一編為宋時待制程俱撰具詳當時館閣之
制所載典掌三館秘閣書籍以執政領閣事又有
直秘閣秘閣校理等官頗稱賅備方今蒐羅遺籍彙

為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披閱釐定特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弆之以充策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緗蔚然稱盛第文淵閣國朝雖為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地茲既崇構鼎新琅函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自宜酌衷宋制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為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為理理分司註冊點驗所有閣中書籍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各任之其每

銜應設幾員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酌定令各分職繫銜將來即為定額用垂久遠至於四庫所集多人間未見之書朕勤加採訪非徒廣金匱石室之藏將以嘉惠藝林啓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鐫刊流傳僅十之一而鈔錄儲藏者外間仍無由窺覩豈朕右文本意乎翰林原許讀中秘書即大臣官員中有嗜古勤學者並許告之所司赴閣觀覽第不得攜取出外致有損失其如何酌定章程並著

具議以聞

七月二十六日奉

諭旨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謚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為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

世祖章皇帝時曾奉

諭旨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謚隱寓譏

評非所以傳信於萬世也今當欽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謚應改為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其官版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

九月三十日奉

諭旨昨四庫全書薈要處呈進抄錄各種書籍朕於幾餘披閱見粘簽考訂之處頗為詳細所有各簽向曾令其附錄於每卷之末即官板諸書亦可附

刻卷尾惟民間藏版及坊肆鐫行之本難以槩行
刊入其原書訛舛業經訂正者外間仍無由得知
尚未足以公好天下也前經降旨令將四庫全書
總目及各書提要編刊頒行所有諸書校訂各簽
並着該總裁等另為編次與總目提要一體付聚
珍板排刊流傳既不虛諸臣校勘之勤而海內承
學者得以由此研尋凡所藏書皆成善本亦以示
嘉惠士林至意
十一月十七日奉

諭旨前因彚輯四庫全書諭各省督撫遍為採訪嗣據陸續送到各種遺書令總裁等悉心校勘分別應刊應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外自當在銷燬之例節經各督撫呈進並飭館臣詳細檢閱朕復於進到時親加披覽覺有不可不為區別甄核者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復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跡緇流均以不能死節靦顔苟活乃托名勝國忘肆狂信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

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若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凛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藎溢於簡牘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場材優幹濟所上封事語多剴切乃為朝議所撓致使身陷大辟當閱其疏內有灑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於邊塞二語親為批識云至此為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亡得乎可見朕大公至正之心矣又如王允成南臺奏稿彈劾權奸指陳利弊亦為無慚

骨鯁又如葉向高為當時正人頗負重望及再入
內閣值逆閹弄權調停委曲雖不能免責賢之備
然視其綸扉奏草請補閣臣疏至七十上幾於痛
哭流涕一槩付之不答其朝綱叢脞可不問而知
也以上諸人所言若當時能採而用之敗亡未必
若彼其速是其書為明季喪亂所關足資考鏡惟
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燬又彼時直臣如楊漣
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
所有書籍並當以此類推即有一二語傷觸本朝

本處各為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忍並從
焚棄致令湮没不彰至黄道周另有博物典彙一
書不過當時經生家策料之類然其中紀本朝事
蹟一篇於李成梁後設謀甚害具載本末尤足徵
我朝
祖宗行事正大光明實大有造於明人而彼轉呈狡
謀陰計以怨報德伏讀
實錄我
太祖高皇帝以七大恨告

天師直為壯神戈所指肇建鴻基實自古創業者所莫及雖彼之臣子亦不能變亂黑白曲為隱諱存其言并可補當年紀載所未備同命館臣酌加節改附載

開國方畧後以昭徵信近復閱江蘇所進應燬書籍內有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為殷鑒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於所事實不足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使天下後世曉

然於明之所以亡舉本朝之所以興俾我子孫永念

祖宗締造之艱難益思兢兢業業以祈

天而永

命其所裨益豈不更大又何必亟燬其書乎又若彙選各家詩文内有錢謙益屈大均所作自當削去其餘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衆或明人所刻類書其邊塞兵防等門所有觸礙字樣固不可存然祇須削去數卷或削去數篇或改定字

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廢全部他如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其悖於義理者自當從改其書均不必燬使無礙之書原聽其照舊流行而應禁之書自不致仍前藏匿方為盡善著四庫全書總裁等妥協查辦粘簽呈覽候朕定奪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奉

諭旨前經降旨各省藏書家所呈書籍於辦畢後即行發還至督撫等自購呈進者俱經奏請留供石

渠之藏在在京大臣官員等所進之書亦俱請備
儲中秘昨歲大學士等議定文淵閣藏書章程云
俟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於翰林院著立架分貯
等語朕命纂輯四庫全書原以嘉惠天下萬世公
諸同好令外省藏書家進到之書既經陸續給還
所有在京大臣等呈進書籍亦應一體付還本家
俾其世守若為翰林院藏副計則各處所進書函
長短寬狹不等分籤插架不能整齊莫若俟四庫
全書鈔錄四分完竣令照式再鈔一分貯之翰苑

即可備䟽書之人入署就閱而傳布詞林亦為玉堂增一佳話其各督撫購進諸書將來仍可彙交武英殿另行陳設收藏將此諭令四庫館總裁等遵照辦理

十月初七日奉

諭旨四庫全書館進呈李廌濟南集其詠鳳凰臺一首有漢徹方秦政何乃誤至斯之語於理不順因檢查北史文苑傳敘亦有頡頏漢徹跨躡曹丕之句韻府因而錄入均屬未協秦始皇焚書阮儒其

酷虐不可枚舉號為無道秦後之人深惡痛絕因
而顯斥其名尚無不可若曹丕躬為簒逆稱名亦
宜至漢武帝在漢室尚為振作有為之主且興賢
用能獨持綱紀雖黷武或溺神仙乃其失之小疵
豈得真書其名與秦政曹丕並論乎且自古無道
之君至桀紂而止故有指為獨夫受者若漢之桓
靈昏庸狂暴遂至滅亡亦未聞稱名指斥何於武
帝轉從貶抑乎又如南北朝彼此互相詆毀南朝
臣子稱北朝主之名北朝臣子亦稱南朝主之名

宋之於金元金元之於宋亦然此皆局於其地之私心雖非天下之公尚無傷於正理若李延壽乃唐臣李燾乃宋臣其於中國正統之漢武帝伊祖未嘗不曾為其臣豈應率逞筆端罔顧名義輕妄若此且朕御製詩文內如周程張朱皆稱為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用入詩文者亦止稱其號而不名朕於異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朕命諸臣辦理四庫全書親

加披覽見有不協於理者如關帝舊謚之類即降
旨隨時釐正惟準以大中至正之道為萬世嚴襃
貶即以此衡是非此等背理稱名之謬豈可不為
改正以昭示方來著交武英殿將北史文苑傳敘
改為漢武韻府刪去此條酌為改刊所有陳設之
書悉行改補其李膺集亦一體更正並諭四庫全
書館臣等於校刊書籍內遇有似此者俱加簽擬改
聲明進呈毋稍忽略將此通諭知之
十一月十四日奉

諭旨前日披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內將夷字改寫彝字狄字改寫敵字昨閱楊繼盛集內改寫亦然而此兩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避轉為非理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又何必改易且宗澤所指係金人楊繼盛所指係諳達更何所用其避諱耶因命取原本閱之則已改者皆係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書刻於康熙年間其謬誤本無庸追究今辦理四庫全書

應鈔之本理應酙酌妥善在謄錄等草對無知照本鈔謄不足深責而空格則係分校所填既知填從原文何不將其原改者悉為更正分校覆校俱係職官豈宜失檢若此至總裁等身為大臣於此等字面尤應留心細勘何竟未能逐一校正其咎更無所辭非他書總核記過者可比所有此二官之分校覆校及總裁官俱即著交部分別議處除此二書改正外他書有似此者並著一體查明改正並諭該館官嗣後務悉心詳校毋再輕率干咎

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諭旨四庫全書館節次彙進各省送到違礙應燬書
籍朕親加抽閱內如徐必達南州草所載奸商奸
璫結賄欺君諸疏俱持論不撓極為伉直又如蕭
近高疏草內載其劾大璫潘相等以礦稅擾民宋
一韓掖垣封事亦有劾東廠及稅監李鳳梁永等
蠹國病民諸疏均屬詳明剴切又侯震暘天垣疏
畧以客氏再入禁中抗章極論并及於沈淮之交
通內臣亦難侃侃不阿雖其間若徐爾一之九八

分疏極口詆斥孫承宗而於溫體仁霍維華等則
曲加贊譽是非倒置以圖熒聽此外亦不過摭拾
陳言因無足取其餘讜論危言切中彼時弊病者
實俱無慚骨鯁前因明季諸臣如劉宗周黄道周
等立身行己秉正不回其抗疏直諫皆意切於匡
濟時艱忠藎之忱溢於簡牘已降旨將其違礙字
句酌量改易毋庸銷燬因復思明自神宗以後朝
多粃政諸臣目擊國勢之阽危往往苦口極言無
所隱諱雖其君置若罔聞不能稍收補救之效而

遺篇具在凡一時廢弛瞀亂之迹痛切敷陳足資
考鏡朕以為不若擇其較有關係者别加編錄名
為明季奏疏勒成一書使天下萬世曉然於明之
所以亡亦可垂示方來永為殷鑒況諸臣彈劾權
奸指摘利病至不憚再三入告實皆出自愛君體
國之誠而其姓名章疏不盡見於明史朕方欲闡
幽顯微又何忍令其湮没弗彰況諸臣在勝國言
事於我國家間有干犯之語彼自為其主不宜深
責非若身入本朝肆為詆悖者可比原不妨就其

應存諸疏將觸背字面量為改易選錄餘仍分別
徹燬於辦理違礙書籍似屬並行不悖著交該總
裁遴選一二人詳悉校閱編輯繕錄以次呈覽候
朕鑒定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
諭旨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所辦總目提要內請於
經史子集各部冠以
聖義
聖謨等六門恭載

列聖欽定諸書及朕御製御批各種所擬殊屬棼繁

從前開館之初曾經降旨以四庫全書內惟集部

應以本朝

御製詩文集冠首至經史子三部仍照例編次不必

全以本朝宮書為首今若於每部內又特標

聖義諸名目雖為尊崇起見未免又多增義例朕意

如

列聖御纂諸經列於各本經諸家之前

御批通鑑綱目等書列於各家編年諸書之前

五朝聖訓
硃批諭旨方畧等書列於詔令諸門之前
御注道德經列於各家所注道德經之前其他以類
仿照編次俾尊崇之義與編纂之體並行不悖至
閱其總目特載朕前後修書諭旨及御題四庫諸
書詩文為卷首所辦未為盡協四庫全書體大物
博將來書成之日篇帙浩繁舉何為序所有歷次
所降諭旨列之總目首卷以當序事屬可行且官
撰諸書亦有以諭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辦

理至朕題四庫諸書詩文若亦另編卷首將來排

列轉在

列朝欽定諸書之前心尤未安雖纂校諸臣尊君之

意然竟似四庫全書之輯端為朕詩文而設者然

朕不為也著將所進詩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

御製詩文各集內俾各為卷首則編排在

列朝欽定諸書之後而四庫書內朕所題各書詩文

列在本集卷首庶眉目清而開帙了然將此諭令

館臣遵照辦理

十五日奉

諭旨昨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總目請於經史子集

各部冠以

聖義

聖謨等六門業經降旨令將

列聖御纂

御批

御製各書分列各家著撰之前不必特標名目並令

將卷首所錄御題四庫諸書詩文徹出分別御製

詩文各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朕一再思維四庫
全書之輯廣搜博採彙萃羣書用以昭垂久遠公
之天下萬世如經部易類以子夏傳冠首實為說
易家最古之書允宜弁冕羲經若以
欽定諸書列於各代之前雖為纂修諸臣尊崇本朝
起見而於編排體例究屬未協況經史子集各部
內尚有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
欽定各書冠之亦有未合在編輯諸臣自不敢輕議
及此朕則筆削權衡務求精當使綱舉目張體裁

醇備足為萬世法程即後之好為論辨者亦無從
置議方為盡善所有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門俱
著各按撰述人代先後依次編纂至我朝
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諸門之上則
體例精嚴而名義亦秩然不紊稱朕折衷詳慎之
至意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

十一月初六日奉

諭旨昨閱四庫館進呈書有朱存孝編輯迴文類聚
補遺一種內載美人八詠詩詞意媟狎有乖雅正

夫詩以温柔敦厚為教孔子不刪鄭衛所以示刺示戒也故三百篇之旨一言蔽以無邪即美人香草以喻君子亦當原本風雅歸諸麗則所謂托興遥深語在此而意在彼也自玉臺新詠以後唐人韓偓輩務作綺麗之詞號為香奩體漸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詩格更為卑下今美人八詠内所列麗華髮等詩毫無寄托輒取俗傳鄙褻之語曲為莊寫無論詩固不工即其編造題目不知何所證據朕輯四庫全書當採詩文之有關世道人心者若

此等詩句豈可以體近香奩概行採錄所有美人八詠詩著即行徹出至此外各種詩集內有似此者亦著該總裁督同總校分校等詳細檢查一併徹出以示朕釐正詩體崇尚雅醇之至意

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

諭旨熱河文津閣所貯四庫全書朕偶加繙閱其中訛謬甚多已派隨從阿哥及軍機大臣並部院隨出之阮葵生阿肅胡高望嵩貴吉夢熊再行詳加校閱改正因思文淵文源二閣所貯四庫全書 其

訛舛處所亦皆不一而足除年老大學士嵇璜不派外著派科甲出身之尚書侍郎京堂以及翰詹科道部屬等官分司校閱其尚書侍郎管理事務繁多者每日每人著各看書一匣六阿哥八阿哥及事簡之堂官各看書二匣京堂翰詹科道部屬等官每日每人各看書二匣再六部司員中並著該堂官每司各派出一人每日各看書二匣總計大小各員不下二百餘人每日二匣計算不過兩月兩閣書籍即可校閱完竣其文淵閣書籍着在

文華殿內閣等處閱看文源閣書籍著在圓明園
朝房閱看內中天中推算等書交欽天監堂司各
官專看樂律等書交樂部專看醫藥等書交太醫
院官員專看文淵閣書籍著六阿哥阿桂專司收
發其挖改換頁等事即交彭元瑞金簡管理文源
閣書著伊齡阿巴寧阿專司收發其挖改換頁等
事著八阿哥劉墉專管八阿哥現在圓明園劉墉
係總師傅自必隨同阿哥等在彼居住即著八阿
哥劉墉常川往彼以資料理並揀派武英殿匠役

前往圓明園承辦仍著六阿哥阿桂司司其事除
校出一二錯字即隨時挖改毋庸零星進呈如有
語句違礙錯亂簡編及誤寫
廟諱並繕寫荒謬錯亂過多應行換五頁以上者再
隨報進呈仍查明原辦總纂總校提調校對各員
分別治罪並將業經議敘已登仕版之該謄錄亦
予斥革俾甄敘不得濫邀而藏書益臻完善並著
六阿哥阿桂一面即行酌派分閱天氣炎熱閱書
諸人家中早飯於辰正進申初出仍給與清茶暑著

原缺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八十四

書籍十

欽定三

文淵閣

四庫全書

聖製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用四庫全書聯句復得詩二首甲午

四庫輯書煥東壁七言聯句聚西清台衡乙乙都抽思檢校彬彬亦署名四庫全書總裁既令棧與吟宴并其總校之翰林三人亦令至

重華宮入宴和韻

日穀却欣逢任養是日壬戌任養於壬更符八穀祥占月干更適建文明正月建丙寅明炳於丙文明之象也漫言嘉會斯和樂心在金川願洗兵

琳琅秘籍歷增多從事讕言覺大過瑯環記載張華嘗為建安從事遊於洞宮遇一人於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二十年內書蓋有之若二十年外固已盡讀之矣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有門引入一室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有一室曰萬國志也惟一室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曰此玉京諸秘籍二犬能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華欲賃住數十日其人曰此此瑯環福地豈可賃耶云云古今書籍即在人間者豈能讀遍所言未免過誇不必石室秘藏始足證其妄也史乘書倉屏忌諱初下採訪遺書之旨應者寥寥意必習撫

中疑有忌諱干礙字面預存寧畧毋濫之見以致觀望不前因復諭各省以既下詔訪求遺籍豈有尋摘瑕疵罪及收藏家之理令各明切曉諭釋其疑畏於是天下之書皆踴躍呈獻稗官雜說概

蒐羅要拈摘藻先謄繕御花園摘藻堂中本乾大內所有書籍分四庫貯之曾有詩云芸篇貯萬卷牙籤分四部云云茲命于敏中王際華於全書中擇其尤精者別為薈要與全書一體繕錄仍按四庫陳弃堂中典數上聲開元廣勘磨著作酬他業勤肆

施行愧我政如何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一部二百卷

經部

易類一百五十九部一千七百四十八卷

附錄八部十二卷

書類五十五部六百五十卷

附錄二部十一卷

詩類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

附錄一部十卷

禮類周禮之屬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

禮類儀禮之屬二十二部三百四十三卷

附錄二部一百二十七卷

禮類禮記之屬二十部五百九十五卷

附錄二部十七卷

禮類三禮總義六部三十五卷

禮類通禮之屬四部五百六十三卷

禮類雜禮書之屬五部三十五卷

春秋類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一卷

附錄一部十七卷

孝經類十一部十七卷

五經總義類三十一部六百八十一卷

附錄一部三十六卷

四書類六十三部七百三十二卷

樂類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二卷

小學類訓詁之屬十三部一百二十二卷

小學類字書之屬三十六部四百七十八卷

小學類韻書之屬三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卷

史部

正史類三十八部三千六百八十一卷

編年類三十八部二千六十六卷

紀事本末類二十二部一千二百五卷

別史類二十部 一千四百八十五卷

雜史類二十二部 二百七十三卷

詔令奏議類詔令之屬十部 八百二十二卷

詔令奏議類奏議之屬二十九部 六百五十二卷

傳記類聖賢之屬二部 七卷

傳記類名人之屬十三部 一百十三卷

傳記類總錄之屬三十六部 八百八卷

傳記類雜錄之屬九部 二十一卷

史鈔類三部 四十八卷

載記類二十一部三百八十卷

附錄二部九卷

時令類二部二十九卷

地理類宮殿簿之屬二部十一卷

地理類總志之屬七部九百四十一卷

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四十七部二千七百五十二卷

地理類河渠之屬二十三部五百七卷

地理類邊防之屬二部二十四卷

地理類山水之屬七部一百十三卷

地理類古蹟之屬十四部一百二十五卷

地理類雜記之屬二十八部二百十三卷

地理類遊記之屬三部十五卷

地理類外紀之屬十七部九十八卷

職官類官制之屬十五部三百七十五卷

職官類官箴之屬六部十七卷

政書類通制之屬十九部二千二百九十八卷

政書類典禮之屬二十四部一千五十一卷

政書類邦計之屬六部五十三卷

政書類軍政之屬四部二十一卷百七

政書類法令之屬二部七十七卷

政書類考工之屬二部三十五卷

目錄類經籍之屬十一部四百二十七卷

目錄類金石之屬三十六部二百七十六卷

史評類二十二部三百八十二卷

子部

儒家類一百十二部一千六百九十四卷

兵家類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

法家類八部九十四卷

農家類十部一百九十五卷

醫家類九十六部一千八百十三卷

天文算法類推步之屬三十一部四百三十五卷

天文算法類算書之屬二十五部八百八卷

術數類數學之屬十六部一百四十七卷

術數類占候之屬二部一百三十五卷

術數類相宅相墓之屬八部十七卷

術數類占卜之屬五部二十五卷

術數類命書相書之屬十四部五十三卷

術數類陰陽五行之屬五部五十五卷

藝術類書畫之屬七十一部一千六十六卷

藝術類琴譜之屬四部二十九卷

藝術類篆刻之屬二部九卷

藝術類雜技之屬四部四卷

譜錄類器物之屬二十四部一百九十九卷

附錄一部三卷

譜錄類飲饌之屬十部十九卷

譜錄類草木鳥獸蟲魚之屬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五卷

雜家類雜學之屬二十二部一百七十七卷

雜家類雜考之屬五十七部七百七卷

雜家類雜說之屬八十六部六百三十二卷

雜家類雜品之屬十一部八十三卷

雜家類雜纂之屬十一部五百三十六卷

雜家類雜編之屬三部九十二卷

類書類六十四部六千九百七十三卷

小說家類雜事之屬八十六部五百八十卷

小說家類異聞之屬三十二部七百二十四卷

小說家類瑣記之屬五部五十四卷

釋家類十三部三百十二卷

道家類四十四部四百四十二卷

集部

楚辭類六部六十五卷

別集類一千七十五部一萬八千七十二卷

總集類一百六十四部九千七百二十卷

詩文評類六十四部七百三十卷

詞曲類詞集之屬五十九部一百三卷

詞曲類詞選之屬十二部二百六十二卷

詞曲類詞話之屬五部十九卷

詞曲類詞譜之屬二部六十卷

詞曲類南北曲之屬三部十七卷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八十五

書籍十一

方畧

臣等謹案方畧為史家紀事之一體我

朝自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降其所部

詔撰平定朔漠方畧是為簡冊書勳之始

高宗純皇帝初命纂輯平定金川方畧詳具前編厥

後

軒韜神運決勝十全類皆有紀績之書發揚
鴻烈洎乎我
皇上纘緒集勲一稟
聖訓所云義方謂方智畧謂畧之旨用以格苗除慝
安乂八埏長鞏後圖無非壹酬
先志也　臣　等裒敘諸編爰以乾隆丙午集成之
開國方畧冠首丕昭
天造經綸
王業艱難之所肇端而

兩朝燕詒

繩繼功在廟堂政在方策惟期祇席咸登彌光

郅治傳曰武有七德義莫大焉於虖偉哉

欽定開國方畧一部

乾隆三十八年

敕撰編年恭載書成凡三十二卷

命館臣以國語繙譯全部卷帙如之五十四年校刊

聖製開國方畧序

粤昔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

為口實斯誠大聖人昭德垂裕萬世之訓而非漫為譏辭也蓋世之治亂猶日月之盈晦四時之周序治極必亂亂極亦必返治此守器者所宜保泰而嬗代循環所由有開𠞰也湯之後為武王其於處桀紂則武已不如湯矣三代以下武之不如其餘又何足屈指數故以開𠞰論之實不如有元之與我大清也夫中國之嬗代莫非其祖宗本其君之臣子也有元興於北漠我大清興於東海與中國無涉雖曾受明之官號邪究不過羈縻名繫而已非如亭長寺僧之本

其臣子也況乎戴不共之讐秉自遠之勢我朝始基居長白山北之俄朶里城國號滿洲越數世至肇祖居赫圖阿拉在俄朶里城西一千五百餘里地當明境邊徼之外本非屬國傳至景祖顯祖為尼堪外蘭構釁於明貽害二祖我太祖以不共戴天之讐又秉明季紀綱廢壞閹宦弄權之勢乃奮志復讐於天命三年以七大恨告天遂親統師征明撫順招降守將擊敗全軍嗣於薩爾滸破明四路兵二十萬衆神武布昭克定遼瀋我國家億萬載之丕基實肇於此至我太宗雖亦射擐甲冑臨陣決戰然既得盛京規模已定較之太祖斯稍易矣撫定中原建基立極以武王于湯有光擬之則實於漢明有光而唐宋在所弗論矣故茲開國方畧之著不重於繼明定中原而重於自俄朶

里以至赫圖阿拉因十三甲篳路藍縷得盛京而定
王業若夫
興王之始長白朱果蓋猶簡狄元鳥姜嫄履跡
天生
聖人治四海必有祥符與衆不同而更在於
聖人之奮智勇受艱辛有以冠人世咎
天命夫豈易哉予小子守
祖宗之業每於讀
實錄觀我

太祖開國之始躬干戈冒鋒刃有不忍觀不忍言而落淚者繼思不忍觀不忍言之心為姑息之仁其罪小觀至此而不念

祖宗之艱難不勤思政治以祈

天永命慎守神器其罪大故令諸臣直書其事以示後世即明臣之紀本朝事蹟如黄道周之博物典彙之類不妨節取以示證信實然予此為非嘗自勵而已也欲我萬世子孫皆如予之觀此書之志其弗動心落淚深思永念以敬

天命守

祖基兢兢業業懼循環治亂之幾則亦非予之子孫

而已矣此開國方畧之書所以作也嗚呼可不敬哉

可不慎哉

聖製重華宮茶宴以

開國方畧集成為題聯句并成二什 丁未

東壁新正例屬吟紫光宴返集儒簪書成

開國悚

前永蹟示承家戒後深不忍覩尤不忍泯 開國方畧告成

敬序簡端以創業艱難有不忍觀者然而念

祖宗勤政治祈天永命慎守神器觀是書益知虔恭寅畏此所以不可不亟為編輯方畧也勉惟繼在勉惟欽泰何弗

敬名公訓亦曰乾乾惕

照臨

守成開創昔評量昔為創業守成難易說謂守成實難必有以光前烈啟後圖是創業者未竟之難即守成者分內之難也如明之季年惟失守成之道我

祖宗乃得肇基東土統一寰區

敬繹方畧所載足資殷鑒失守乃爭創業強正勝劉家及朱氏

勲齊涿鹿與昆陽撫茲累洽思

誰致惕彼

難諶敢不憂歸政近哉餘八載慎終凜凜更皇皇

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畧一部

乾隆三十七年

勅撰記開闢西域始末冠以

聖製準噶爾全部紀畧以下釐爲三編前編五十四

卷述

聖祖以來撻伐之事正編八十五卷述掃蕩伊犂俘

達瓦齊及削平阿睦爾撒納殲馘波羅尼都

霍集占之事續編三十三卷述平定後經理

典制諸事凡一百七十二卷

聖製平定準噶爾方畧序

平定準噶爾方畧書成纂言者以序請夫序者所以敘其事之本末而因文以悉其肯綮也事之本末則方畧三編盡之矣太學之碑磨崖之銘西師之詩開惑之論亦既悉其肯綮矣如是則可以不煩重序雖然五年之間大勲兩集又十年而後書成是不可以無序且朔漠金川前例具在也乃允其請而為之序曰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幸不可以屢徼志

不可以少侈夫用兵中國自古爲難而况踰沙漠天山萬里而遥乎旰斯宵斯劼劬以至有成功非虚而名非偽是僅可免後人之指摘耳若夫揚揚自詡以爲誠若能操必勝之券則不惟致物議而貽口實於心亦誠悉若也藉衆之力幸底於績然我士卒之攖鋒鏑者不爲少矣故此書之輯卒因忠魂義魄不忍令其泯没無聞具載以誌之而猶不在於擴土開疆之爲也既平準噶爾延及回部悉主悉臣耕作賦役興焉此亦一再徼幸矣而猶不自知足欲屢試我鋭

而別有圖是志俢也志俢者不祥故近日徹征緬之旨甫降而彼適投誠我兵振旅以還告成事焉此非盈虛消息之理捷若響應乎是則此序之作不惟迴思而若有驚亦且永圖而懷有戒也

欽定平定兩金川方畧一部

乾隆四十一年

勅撰記殲除小金川逆酋僧格桑大金川逆酋索諾木事嘉慶五年校刊

聖製平定兩金川方畧序

前平定金川實祇受促浸一處之歸降後平定兩金川則併促浸儹拉兩處剷平之而屯戍其地不讀前方畧不知予之撫順宥過之寬惠不讀後方畧不知予之保大經久之苦心兩金川之背恩肴望屢赦屢叛與夫不不得已用兵之原委亦既見之後告成太學之碑文蓋方畧成而司事者以序請從其請是賛言不從其請是闕禮以書之有弁詞蔵體例也夫示之義方之謂方定之智畧之謂畧有方無畧失之執有畧無方失之隨二者相需殷而相得彰且方有隅之義而象地畧有色之

義而象天乾圓坤方陰靜陽動即兵法實不出乎此要之本於敬而弗懈公而無私泰而不驕勤而非躁然後能賞罰明而進退當緩急應而機宜合運之九重之上示之絕域之遙忘憂不可掣肘益不可是必注精神於董事之諸臣而念辛苦於衝鋒之策士嗚呼定方畧豈易言而成方畧更難覩也今幸覩方畧之成庶乎五年忘餐廢寢之勞得以少慰而藉以解後世窮兵黷武之識所謂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夷者或庶幾乎

欽定臨清紀畧一部

乾隆三十九年

勅撰記勦滅山東逆賊王倫始末以其授首臨清故以臨清紀畧名凡十六卷四十六年校刊

欽定蘭州紀畧一部

乾隆四十六年

勅撰記勦滅甘肅逆回蘇阿洪等始末以其盡殲於蘭州城外之華林山故以蘭州紀畧名凡二十四卷嘉慶三年校刊

聖製陝甘總督勒爾謹等奏報勦捕撒拉爾番回誌

事十韻有序　辛丑

撒拉爾番回即狗西番其俗人畜並處好即人怒即鬭往年因大加懲創安靜五十餘年今其醜類復滋昨督臣勒爾謹奏撒拉爾番回蘇阿洪等因爭立新教殺傷舊教數人遣官往捕而賊匪等竟敢抗拒並戕知府副將勒爾謹因率臬司福崧領兵往勦更調集甘省提鎮仁和等五路兵而賊已乘間侵佔河州維時事起倉卒勒爾謹暫駐狄道藩司王廷贊保守蘭州省城賊乃間道進逼省城

焚燒關廂西安巡撫畢沅以聞將軍伍彌泰提督馬彪各領兵赴援奏到即勅簡八旗勁旅並大學士阿桂尚書和珅等往蒞其事乃兵甫啟行而王廷贊即奏誅殺賊匪教主馬明清茲勒爾謹畢沅仁和等奏克復河州省城圍解且擒賊匪要犯多人擊退上山即日可期勦滅云云因勅分別獎賞

頒諭中外並賦十韻紀事如左

狗西黑帳本番雛白帽非回竄籍呼狗西番又名黑帳房與內地回人帶白帽者本另一種類昨勒爾謹等奏乃以其不食猪肉遂沿俗稱番回現已飭令詳查具奏毋令竄

混
爭教始因執新舊據州遂肆攫荏符撒拉爾番回本舊教近因
賊首蘇阿洪等欲另立新教殺害舊教數人肆行不
法該督委蘭州府知府楊士璣河州協副將新柱前
往查拏遂次白莊被逆番聚衆殘害時勒爾謹一面
率臬司福崧帶督標兵五百名往勦一面調集仁和
等五提鎮兵二千名會勦而逆匪乘官兵未到之先
竟擁男婦二千餘搶佔河州實為罪大惡極神人共
憤如狂一旦為猖獗不畏三章置鑽鈇提鎮領兵皆
甘肅提督仁和西安提督馬彪及各鎮總兵圖
宿將欽保德穿等皆曾經出兵金川久歷戎行故臨
陣調度井然因并交部
從優議敘以示獎勵監司守省具嘉謨甘肅藩司王廷贊以
文臣能保守省城於賊匪圍逼時悉力守禦又安定
縣回民馬明清係賊人新教之主前已拏禁省城王
廷贊因賊人索取許其城上一見指稱稟明督臣批
至釋縛隨將馬明清正法以免後患辦理實合機宜

因賞給一品頂帶仍交部從優議敘

會征有莫妖氛欲決戰無前賊勢孤此案事起倉卒勒爾謹先調各路官兵會籌征勦仁和由遂次迎勦並令德寧額爾恒額一面把守賊人所毀河橋施放礮位一面直渡黃河率官兵奮勇殺賊圖欽保復手刃四賊將逆匪擊退上山此時賊衆已成釜底游魂擒滅指日可計矣

近日伏林遠滿四甘省番回雜處好勇鬬狠其常也近年之王伏林明季之滿四暨今之蘇阿洪皆其類也然小醜潢池官兵一至即盡殄滅耳何

辭淨勦受駢誅分馳禁旅原資衆先擢畢沅奏報蘭州被圍即簡派健銳火器兩營京兵四千名選乾清門巴圖魯侍衛帶領又欽差大臣和珅拉旺多爾濟及海蘭察額森特前往督率並命大學士公阿桂由河南取道往同會勦以壯聲勢

詳覽軍書敢懈吾

本省制軍舒壯畧鄰封安撫裕良圖勒爾謹既調集甘省各路兵而

畢沅在西安境內聞報即悉力調度協濟滿漢官兵事事迅速妥協並有先辦而與所降諭旨相合者實屬可嘉之至因賞給一品頂帶仍交部從優議敘以獎賢勞羣心齊自成功速小醜殲將之處適方額佑隨聞捷信是日雩祭有薄伐番回不容已雖揚速冀晏邊民之句回鑾至御園遂接此奏誠昊乾垂貺也曰欣曰敬曰慙夫

欽定石峯堡紀畧一部

乾隆四十九年

勅撰記勦滅甘肅逆回田五始末以其盡殲於石峯堡故以石峯堡紀畧名凡二十卷

聖製遲速論

今春為南巡記亦既詳論宜遲宜速之機大抵於兵事宜速河務宜遲而要於敬天明理非漫論也蓋屢省而有得於己之言也歸而有甘肅逆回田五之事彼時以為盜弄潢也不過藉邪教以惑人心如五斗米一炷香之類地方官自能平之頗不芥於懷既而思之不芥於懷或即違敬明之義得毋有所失乎已而剛塔有小勝之報李侍堯有坐守之乖以致賊徒翻山而逋餘黨蔓延猖獗肆

擄民居攻縣城自今年四月南巡迴蹕日即有甘省逆回田五等復借新教名色糾衆滋擾提督剛塔帶兵往捕田五鎗傷後自剔賊目田介洪吳二韓二等均已就殲乃剛塔武夫無知李侍堯不早赴軍營調度督勵致餘黨李鬍子馬鬍子等於馬家堡馬營街西次翻山逃竄因復糾黨張文慶馬四娃楊填四馬文熹等四出攻犯隆得靜寧州通渭縣伏羌縣城於該處之底店鹿鹿山石峯堡等處肆行搶掠賊勢益致蔓延西安巡撫畢沅遂有徵兵防守之議蓋恐秦隴煽動不可收拾朕閱所奏即硃批以為若汝所議雖十萬兵不敷用又將何以滅賊乎西安巡撫畢沅因見回匪猖獗恐秦隴煽動請於各處要隘分兵堵塞使其無路奔竄等語畢沅書生之見未嫻軍旅朕謂用兵在扼其要而折其鋒苟不殲厥渠魁東西抵禦何益因即批諭如汝所籌十萬兵亦不敷用又何以滅

賊擣穴乎然知李侍堯剛塔畢沅及本省綠旗兵不能了

此事即降旨用福康安為陝甘總督同海蘭察領乾

清門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二十八人馳驛先往並調

阿拉山蒙古兵一千四川降番兵二千寧夏滿洲兵

一千撒拉爾老教回兵一千及甘涼兵二千延綏兵

一千共兵不滿一萬又命大學士阿桂領健銳火器

營兵二千以為後勁福康安一臨底店即與海蘭察

等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二千立挫賊鋒逼之入

石峯堡福康安至隆德軍營即與海蘭察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進剿底店奮勇殺賊數百名

生擒王十餘名賊勢將落後路薙清餘賊迨逼入石峯堡於時諸路大兵雲集直擣石峯堡賊巢而阿桂所率之八旗勁旅亦至四面設卡層密環圍濬掘壕溝斷絕水道不十日間賊匪殲戮淨盡將賊首張文慶馬四娃楊填四等全數生擒與先獲之馬文熹等一同解赴熱河廷詢分別斬磔以申國法而快人心

於是諸路兵陸續畢集而阿桂所領之京兵亦到周圍築柵困之斷其水路不十日而淨殲餘孽生獲渠魁此又南巡記所謂宜速而莫遲未致昧事機而無成也夫兵凶戰危且予老矣豈更樂於用兵而有窮黷之為然事機之來應之不速設果致賊氛蔓延全秦煽動如畢沅之所慮者豈不貽笑無窮而予肯

辭以老坐視弗理乎予更思之勝國之兵即今之綠
旗兵也而其訓練式尚不如今之綠旗其董事之臣
似今之李侍堯剛塔畢沅者或亦少矣文臣掣肘於
中武臣作偽於外其君付之不問弗如是則我皇清
何以得有明之天下乎雖然是宜鑒宜懼而不可恃
天之寵以自矜且即小可以喻大叢爾逆回設非應
之速而勦以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始之一念之忽
予深自以為過繼之一念之敬仍蒙
天佑而速蕆功則是遲速之論可以默置而弗以明

示子孫乎可弗以前明為戒而怠於敬

天暗於明理而弗慎於用兵乎用兵固貴速而不敬

不明未有弗致僨事者是予所以惓惓也

欽定臺灣紀畧一部

乾隆五十三年

勅撰記勦滅臺灣逆賊林爽文莊大田始末凡七十

卷

聖製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

平伊犂定回部收金川是三事皆關大政各有尚文

勒太學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洗田五是三事雖屬武
功然以內地懷甦弗鄉其說至於今之勦滅臺灣逆
賊生擒林爽文則有不得不詳紀顛末以示後人者
向之三予惟深感
天恩蒙厚貺次之三予實資衆臣之力得有所成若
茲臺灣逆賊之煽亂乃率然而起兵出於不得已而
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蓋自康熙二十二年平
定臺灣之後歷雍正逮今乾隆戊申百餘年之間率
鮮卅歲寧靜無事而其甚者惟朱一貴及茲林爽文

朱一貴已據府城僭年號林爽文雖未據府城然亦
僭年號矣朱一貴雖據府城藍廷珍率兵七日復之
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雖未據府城亦將一年
始獲首渠平定全郡則以領兵之人有賢否之殊故
曰事在人爲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際一總兵
率千餘兵滅之而有餘及其蔓延猖獗全郡騷動不
得不發勁兵命重臣則予遲速論所云未能速而失
於遲予之過也然而果遲乎則何以成功蓋遲在任
事之外臣而速在籌筴之予心故始雖遲而終能成

以速非誇言也蓋紀其實而已若黃仕簡任承恩初遲矣而予於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堯往代常青為總督辦軍儲常青往代黃仕簡藍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剿賊之事而郡城與仕簡弗致失於賊手是幸也是未遲也黃仕簡任承恩既至臺灣南北互相觀望兩月餘遂至與賊以暇日以滋蔓幸予於正月初旬值李侍堯入覲即命往代常青為總督而命常青代黃仕簡又隨命藍元枚代任承恩是以郝壯猷於三月初八日自鳳山棄城敗歸主即寘之於法常青適於初九日到郡整頓兵威屢挫賊鋒郡城得以無失使常青不即到則郡城必失守仕簡既而或被賊獲皆未可知是始雖遲而實未為遲也常青祇能守郡城藍元枚忽以病亡是又遲矣而天

啟予衷於六月即自甘省名福康安來熱河授之方畧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及各省精兵近萬往救諸羅是又未遲也常青雖固守郡城未能親統大兵往救諸羅藍元枚正籌會剿旋以病亡又幸予於六月内早令福康安來熱河即命於八月初二日同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章京百餘人馳赴閩省並豫調川湖黔粵精兵近萬人分路赴閩雖時諸羅被圍日久糧餉火藥道梗不能運送若非天啟予衷及早命重臣統勁旅前往幾至緩不濟事是常青等救諸羅雖遲而予所解亦未為遲也福康安等至大擔門開舟阻風風畧定而啟行又以風遮至崇武澳不能進是又遲矣然而候風之際後調之兵畢至風平浪靜一日千里

齊至鹿仔港是仍未遲也福康安到廈門於十月十日日自大擔門開船被風打回十四日得風駛行半日又以風轉避至崇武澳停泊似覺遲滯然當此候風之際四川屯練二千廣西兵三千俱至而風亦適利遂於二十八日申時放洋至二十九日申時兵船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帆直達其餘之兵亦陸續配渡福康安幸此生力之兵旬日內頓解諸羅之圍繼克賊巢生擒逆首是未渡以前若遲而計其成功又未可為遲也夫遲之在人而

天地神明護佑每以遲而成速視若危而獲安有如

昔年關惑論所云者予何修而得此於

天地神明之錫祉哉如是而不益深敬畏勤政愛民

明慎用兵則予為無良心者矣予何敢抑又何忍乎

夫用兵豈易言哉必也凜
天命屏已私見先幾懷永圖方寸之間日日如在三
軍前而又戒掣肘念衆勞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尚健
不肯圖逸以遺難於子孫臣庶藉以屢成大勳此非
天地神明之佑乎亦豈非弗失良心得蒙
天鑒乎福康安等解圍殲賊以及生擒賊渠諸功績
已見聯句之詩之序茲不贅言獨申予之不得已用
武又深懼用武之意如是以戒後世占驗家以正月
朔旦值剝蝕爲戈兵之象遂者固無考自漢至明屢

逢其事然亦有驗有弗驗元旦日食自漢迄明有四十七其本係政治廢弛及僭竊偽朝無論已如唐之太宗宣宗元旦日食其年俱寧靖無事至宋仁宗四十餘年之中元旦日食者四最後嘉祐四年亦無事此其弗驗者也惟寶元元年元昊反康定元年元昊寇延州皇祐元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寇邕州又元代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元旦日食是年廣西上思州土官黃聖許結交趾為擾寇臨忠州江州及華陽諸縣此其有驗者也若昨丙午可謂有驗矣以予論之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剝蝕亦可算而定也既定矣其適逢與不逢原在依稀懵怳之間且亦乏計豫使之必無也若使之無是為詐也不惟不能避災或且名災故史載宋仁宗朝第二次康定元年春正月朔

當日食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夫日食必當在朔可知古稱月晦日食者多移閏曲避之術也至於不得已而用兵惟在見幾而作先事以圖遲不失於應幾速不失於不達惟敬與明秉公無私信賞必罰用兵之道其庶幾乎夫行此數端甚不易矣知不易而慎用兵又其本乎凡軍旅事必當有方畧之書書成即以此語冠首篇亦不更為之序矣

聖製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

昨生擒林爽文則勦滅逆賊事可稱藏大端茲生擒莊大田則肅清臺灣事方稱蕆盡善二逆狼狽為奸得一而不得二餘孽尚存慮其萌芽且彼既聞首禍被獲則所以謀自全而倖逃生入山固易追赴海則難捕矣是以先事周防屢申飭諭莊大田在南路距海甚近不慮其入山而慮其入海則追捕甚難因屢次降旨令福康安等慎防其入海之路思慮所及隨時豫勅茲福康安盡心畫策凡港口可以入海者無不移身設卡因聞莊大田帶同匪眾俱在柴城初二日欲往蚊率

社經番衆極力抵禦復行退回初五日黎明官軍由風港發兵越箐穿林遂有賊匪突出拒敵我兵迎擊海蘭察率領巴圖魯侍衛奮勇齊攻殺賊三百餘生擒一百餘追至柴城賊愈衆多然恐攻撲過急莊大田或臨陣被殺或乘間竄逸轉不能悉數成擒福康安分兵數隊以徐合攻自山梁佈陣抵海岸適烏什哈達所率水師得順風連檣齊至沿海進圍水陸合勦自辰直至午刻殺賊二千餘羣賊奔潰投水屍浮海如雁鶩而獨莊大田伏匿山溝以致生擒是豈人

力哉
天也二逆以么麽小民敢興大亂殺害生靈無慮數
萬使獲一而逃一未為全美斯皆生致闕下正國法
而快人心反側潛消循良樂業福康安海蘭察等畫
謀奮勇不負任使固不待言然非
天佑我師俾獲萬全豈易致此耶更查康熙六十年
四月朱一貴於臺灣起事提督施世驃總兵藍廷珍
於五月由澎湖進兵至六月收復臺灣府城計閱七
日於門六月始擒獲朱一貴計閱一月餘至雍正元

年四月兩餘黨悉勦盡自朱一貴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閱兩年茲林爽文於五十一年十一月起事其黃仕簡等前後誤事經一年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由鹿仔港始進兵其間解諸羅縣之圍克斗六門攻破大里杙賊巢至本年正月獲林爽文計閱四十二日繼獲莊大田計閱三十二日自林爽文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共閱一年三月是較之藍廷珍等成功更為迅速矣夫逆賊入內山生番非我臣僕性情不同語言不通其遵我軍令與否未可知

也福康安示之以兵威使知畏給之以賞項使知懷其纓畫周密賢於施世驃藍廷珍遠甚又得海蘭察率百巴圖魯攻堅陷鋭遂得前後生獲二囚且李侍堯悉心董理軍儲毋誤行陣使不以李侍堯易常青之總督則軍儲必誤不以福康安易常青之將軍則成功必遲茲盡美盡善以成功於三月之間則上天之所以啟佑藐躬俾以望八之年而獲三捷之速則予所以深感

昊慈豈言語之所能形容也哉自斯以後所願洗兵

韜甲與民休息保泰持盈日愼一日以待歸政之年庶不遠矣雖然仔肩未卸必不敢以娛老自怠所爲猶日孜孜仍初志耳

欽定安南紀畧一部

乾隆五十六年

勅撰記初復黎維祁國繼受阮光平降始末凡三十二卷

聖製戡定安南復封黎維祁爲國王功成班師之日安南內訌始末及命師爲之復國重封之故已見聯

句之詩之序茲不贅記記功成班師事宜曰
安南雖南瀛小邦耶然亦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且奉
本朝正朔稱外藩者百餘年其邦遭亂興滅繼絶禮
亦宜之是蓋奉
天道也然彼邦之遭亂豈無所由且其據黎城而擅
號名者原非一姓也安南自宋封丁部領為王其後黎桓李公蘊陳煚黎季犛黎利莫登庸黎維潭遞相篡奪六百八十餘年國非一姓則自古至今主中華而稱
正統者率可知矣雖乘除有命而興亡在人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吁是不大可畏乎黎城既復嗣孫重封其陷於阮之土地以次傳檄而定孫士毅出關由諒山一路進兵直克黎城復封黎維祁為國王阮惠等已逃回廣南舊巢所有安南境土除大兵攻克之太原處北宣光興化外其餘如海陽山南山西安廣各道俱經傳檄收復現在阮惠等所居之廣南原為占城國地並非黎民境土二阮窮蹙竄歸廣南廣南去黎城又二千餘里是役也官軍裹糧以進設臺站以運不資安南一草一木而安南荒亂之餘亦不能供軍儲也官軍纔萬餘而臺站運糧之夫將用至十餘萬則勞內地矣因護外小邦為之掃穴執醜而勞內地是大不可也且既已為

之興滅繼絕則彼之竄冠應付彼平之夫以國家之力抵廣南執二醜亦優為之但權其輕重知止不殆佳兵不祥且安南亦一小邦也黎氏近代以來鮮有能為自強之君或者

天將厭其德乎夫

天厭其德之邦而予助之則予豈敢出師以定亂班師以知退或者不違

天道而有合於王者之師乎是為記

聖製書安南始末事記

春日齋居敬觀

皇祖御書心經張照等跋錄

御製戒之在得之論憬然有悟因憶安南始末事為之記曰我

皇祖戒之在得之訓孫臣囸建堂於避暑山莊其義其事已見之前後之記矣昨歲夏居山莊因有緬甸歸順之事不無為之喜無何而有孫士毅復黎城封黎王之奏則又不無為之喜夫喜者懼之對也懼則若有所失喜則無所更慮若有所失心不敢放無所

更慮心或放乎緬甸歸順無過宴賚山莊事則已矣安南之事雖云復其城封其王而其先首未擒弗屑費中國之力為藩國掃蕩擒渠因降旨班師使孫士毅速遵旨班師即逆兇復擾黎城則固外藩之事變亂無常亦不屑每問之乃孫士毅駐彼逾月以待或有所擒獻而又未曾謹設防以致逆兇席捲而來我師倉卒與戰遂有所失而提鎮三臣同以致命幸而孫士毅全師以歸尚不致有傷國體然而赫濯威重實不無少損焉夫興滅繼絶弗利其土地臣民此非

欲得也然而得其名與得其實同之安南之事予果無得名之意乎喜而忘懼謂之能戒可乎故予不咎孫士毅之貪功久駐失防致損威重而自咎予之未能體

皇祖訓戒之在茲書以誌過抑亦慎守此志於永久弗替云爾

聖製再書安南始末事記

今春書安南始末事記者不在卷首昔安南事之成敗而在識予畫安南事之喜懼大端已見前弗贅茲

因孫士毅陞見熱河而此事亦去歲駐兹所經理也故誌其詳而書之

蓋黎維祁之庸昏孫士毅之失算以致阮惠復據安南向固言之詳矣（黎城初復使黎維祁果奮發有為自能力敵阮惠使孫士毅早遵旨班師或豫為設備亦不致阮惠率數萬衆忽至黎城而據之事固有相因而至者詳見向所作書安南始末記）事然使孫士毅即早遵旨班師而阮惠亦必復來是不過無傷我官軍之事耳但甫經興滅繼絕之藩國視其仍滅絕而弗救可乎則是師猶無了期也兹黎氏實因

天厭其德而自喪其國而阮惠以獲罪王朝震悚悔過求降並請詣闕乞封阮惠復據黎城自知罪過重大再三於孫士毅處悔罪乞降孫士毅不爲轉奏亦屬得體及福康安到彼阮惠知易威望重臣事必問罪益加震懼送還留滯之兵籲求來歲詣闕恭祝八旬萬壽因以乞封並先遣其姪阮光顯於今歲萬壽前來山莊乞加恩宥權其輕重既於國威無損且於事機有合不爲已甚予宿志也蓋黎民既爲天所厭而中朝與其再興兵役何若允其請封以成此息師安衆之美然此皆上蒼眷佑予躬不期而臻此大順耳斯則不勞師而寧衆與封黎氏無異若夫一提三鎮捐軀行陣國家酬庸自有恒典朕且責其於安南立廟崇祀亦足以表國家有勇烈之臣而自古死綏者或鮮其

匹矣壯士臨陣非死即傷領兵之臣所弗諱也若孫士毅則總督而為帥臣也設亦如三武臣所為則所繫國家威重者其事體大將不可止所嘉者許世亨左右其間必令督臣全師而歸孫士毅當阮惠復來時帶兵身衝行陣聞許世亨力為勸阻且使武臣控騎遠行必令督臣全師入關無損國家威重世亨顧捐軀異域實屬深識大體賢臣以此倍加嘉憫孫士毅原不欲生還既而納許世亨之正論寧全師振旅歸關請罪是皆以國為重予嘉憫不已不啻不以為非而且以為是也夫予臨御五十四載經大事屢矣每以危而復安視若失而乃得即

予自問亦不知何以臻此所謂非人力也

天也

天之眷予者獨厚不忍言報惟恐弗勝即此納降安

南一事恐後人未識輕重久長之至計故復叙而書

之

欽定廓爾喀紀畧一部

乾隆六十年

勅撰記平定廓爾喀始末凡五十四卷

欽定平苗紀畧一部

嘉慶元年

勅撰記勦平湖南逆苗石三保貴州逆苗石柳鄧等始末凡五十六卷

欽定平定三省方畧一部

嘉慶七年

勅撰記勦平湖北四川陝西三省教匪始末謹竢書成分卷

御製平定三省紀畧

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奚能獨任斯事故

必分命岳牧教養兆庶誠能愛民如赤子民亦敬官如父母豈有干犯名義之事哉若不知教養聽其游惰及至聚衆搶刦不得不用兵討捕其實民則無知妄作官則不教而誅良民被賊屠戮固深憐憫即罹法之賊亦不知所犯豈非官失於教乎官既不教民則有奸詭之徒創立邪教幻稱彌勒名踵白蓮斂錢惑衆治病燒香妄談禍福因果愚民被其煽誘醜類既衆遂思蠢動到處鼓惑並未易衣冠立國號不過意圖

刦掠子女財幣非有謀爲不軌叛逆之心遂於
丙辰年辰月起於楚地蔓延陝蜀豕突狼奔蜂
屯蟻聚焚殺擄掠無所不爲雖命將出師練團
集勇奈旋翦倏起東勝西逃勢如野火燎原卒
難撲救朕夙夜焦愁廣詢博採集議而行虛衷
延納賴經畧額勒登保叅贊德愣泰忠勇清貞
盡力籌辦行間諸將士効命疆場不避險阻而
三省諸良民誼切同仇知方有勇追奔逐北於
蠶叢寒暑飢餒艱苦備嘗經七年之久事始告

成擒戮著名首逆百餘人積惡頭目數百人掃除脅從二十餘萬衆悔罪投首者亦有數萬而陣亡之將士以及被害之黎庶更不可以數計嗚呼痛哉予受璽臨軒適逢斯患實予不德所致然揆厥所由總因大法而小不廉上行而下不效視官階爲利藪不恤國計民生惟思保位謀利苟且因循遷延疲玩守牧既如此處心積慮又何能體察小民之疾苦自然視同秦越矣任吏胥作奸犯科錙銖較量以致衆怨沸騰激

而生變官逼民反之語信非謬也幸邀
天恩
考佑三省寧謐萬民復安予益凜
天命難諶民喦可畏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兢業爲懷
以期衆姓咸登袵席永爲盛世之良民語云經
正則庶民興是在賢守牧實心愛民有爲有守
除暴安良道德齊禮庶幾可望太平仰酬我
皇考六十年治世之苦衷於萬一若有剝削小民重
利忘義或自顧爵位徇庇劣員或自肥身家凌

虐黔首朕必執法重懲決不姑恕若有政聲卓越善蹟彰著之良吏朕必破格録用立加榮錫咨爾內外臣工贊襄圖治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上下交儆用鞏我國家億萬載無疆之慶是予之至願也